

艾小图
作品
Ai
Xiao
Tu



刚刚好
的你

艾小图
作品
Ai
Xiao
Tu

的
你
刚
刚
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刚刚好的你 / 艾小图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500-1693-4

I. ①刚… II. ①艾…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2811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刚刚好的你
作 者 艾小图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肖 恋
责任编辑 刘 云 郑盼盼
特约策划 肖 恋
特约编辑 姚 雪
封面设计 程 然
插画绘制 栗子liz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680mm × 970mm
印 张 19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693-4

赣版权登字: 05-2016-7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去吧皮卡丘 / 001 /
当年我年少无知，曾经喜欢过他。
- 第二章 我要交男朋友 / 010 /
不管过去那场暗恋怎么失败，
总归还是要向前看。
- 第三章 相亲困难户 / 028 /
没有人能阻止我喜欢谁。
我要是真喜欢，就算她喜欢别人，
我也会毫不客气把她抢过来。
- 第四章 爱的壁咚 / 055 /
喜欢一个人是一种感觉，
不是需要证明的习题，
我不喜欢你，不代表你不好。
- 第五章 救了个美 / 096 /
这一招在爱情里，叫绝望。
- 第六章 癞蛤蟆是你 / 118 /
可不可以到我身边来？
我也想要阳光，哪怕一点儿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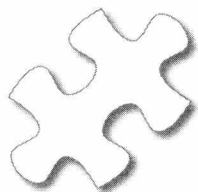
- 第七章 私奔到月球 / 161 /
因为你讨厌我，所以你不会懂，
我把你的心意当作我的心意，那种可悲的感觉。
- 第八章 不想长大 / 202 /
我不想在很多年后回忆起来，
后悔年轻的时候，
没有为了和喜欢的人共度一生而努力。
- 第九章 你不知道的事 / 249 /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一个人。
- 第十章 遇爱则强 / 268 /
你要等，最好的那个，总是来得比较迟。
- 番外一 两个人的生活 / 290 /
这货真冷血，
大约也没有觉得娶我有多感激吧。
- 番外二 一条狗 / 294 /
以后别再和我讲那些乱七八糟的故事了。
- 番外三 一个人的旅途 / 296 /
原来遇到了对的人，是这样的。

Chapter 1 •

第一章

去吧皮卡丘

.....
当年我年少无知，
曾经喜欢过他。
.....



周尽欢想，这一定是这世界上最诡异的见面。

虽说只是交个朋友，但周尽欢还是觉得左衡娇有点太过分了。

看着对面的男人，再解读左衡娇的话，竟觉得每一句都别有深意。

“此君质朴稳重”，意思是看上去年纪很大，穿衣品位很差；“思虑甚重，书卷气浓”，翻译一下就是有点谢顶，戴着比酒瓶底还厚的眼镜；“很有爱心，很会照顾人”，其实就是养了只土狗每天给铲铲屎……

从见面开始，这个男人就一直说个不停，口沫横飞，虽然周尽欢无数次想要拍案而起，对这个男人大吼：“他娘的给我闭嘴！不要再喷水了！”

但周尽欢还是忍住了，毕竟是读过大学且过了英语四级的人，良好的修养让她选择了微笑且安静地聆听。

出门前，左衡娇特意给周尽欢打来电话，告诉她，为了给男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她只负责微笑，不管别人说什么，她只要回答“是”“没错”。这样既显得温柔，又可以掩盖她会结巴的毛病。对此，周尽欢是有良好执行的。

比如此君说：“虽然我没什么钱，又其貌不扬。”

周尽欢马上说：“是！”

再比如此君自谦道：“别看我有点谢顶，其实我才三十一岁，就是长得有点捉急。”

周尽欢立马点头迎合：“没错！”

……

周尽欢的惜字如金让此君也有点心塞了。他终于忍不住亮出了底牌，撕开了绅士的外衣，露出了禽兽的本质，凑过身子低声问周尽欢：“你是处女吗？”

周尽欢正在搅咖啡，本能地回了一句：“是。”是处女座。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此君已经喜笑颜开，立刻猥琐地问道：“今晚，约吗？”

“……”

“哗——”一杯咖啡泼在了此君脸上。褐色的液体在他头发上粘连，发尾还在滴滴答答。

周尽欢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低头看着自己手上的咖啡发怔，心想着我没泼呢，

这是谁来抢戏了？

从戏剧冲突的角度来说这一情节十分抓人眼球。一个打扮得很市井的女人拎着一个用得很旧的名牌包站在那个男人面前，此刻，她正满脸怒容，法令纹很深，她重重地把已经空掉的咖啡杯摔在桌子上。瓷杯碰撞玻璃桌面，发出叮的一声，刺耳至极。

女人的声音里有愤怒也有哽咽，“你对得起我吗？！就你这副尊容你还想猎艳！我就说你怎么加那么多群，随便一试你就原形毕露。你给我老实交代！像这种行为你做了多少次了？”

“……”

可作为现实来说，这亮瞎狗眼的社会伦理剧就这么活脱脱上演，周尽欢还是有些不知所措。而她的首席闺蜜——左衡娇，正是这部剧的摄影师，此刻，她正跟在那个女人身后，举着DV尽心拍摄。

不用解释什么，周尽欢已经懂了。

一个如刀的眼神无情地射过去，左衡娇往后缩了缩，抱歉地对周尽欢挑了挑眉。

……

闹了一场，女人扯着男人的耳朵离开了咖啡厅，左衡娇留下善后，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

左衡娇在一所很不正规的私人侦探事务所工作，全事务所只有两个人：老板和左衡娇。这事务所也没什么事干，也就替人抓抓小三，试探试探老公男朋友什么的，左衡娇也因此得名“渣男杀手”，在她手上现行的渣男无数。因为精于男女之道，病急乱投医的周尽欢投入了她的门下，从此上了贼船，误入歧途。

一切结束，周尽欢才明白这又是被左衡娇利用来抓渣男了。

“对不起嘛欢欢，”左衡娇把在男人身上用的那一套用在了周尽欢身上，“这不是老板去搞跟踪了嘛，事务所没人。”

周尽欢一肚子气，要知道她是真的想出来认识人指望发展男女关系的，年二十八了，再不结婚就是社会的罪人了，她能不急吗？

“你就不能让我来摄影吗？为什么每次我都成了试验渣男的那一个？”周尽欢气坏了，“居然这么玩我？我们到底是朋友还是仇人啊！你知道我被那人吓成什么样吗？”

周尽欢越想越气，“你还说他喜欢养宠物，让我套近乎，我为了和他搭上话，这几天快进着看完了《宠物小精灵》TV版。我容易吗我？！”

左衡娇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了周尽欢一眼，十分同情地说：“亲爱的，我不怪你不吃药了，我怀疑你是一直吃错了药。”

“我呸！”

为了让周尽欢消气，左衡娇主动上交钱包提出请客。周尽欢毫不客气，直接点了咖啡厅里的至霸双人餐，一顿吃下来八百块。

左衡娇一边吃一边腹诽：“要不是你反应真实也不会要你来了。早知道就让你摄影我自己上了，也就三千块，老板拿一半你还吃我八百……冒着失身挨揍等危险，我们农民工容易吗？”

“你还好意思说？”周尽欢举着叉子指着左衡娇的鼻子，“你自己说说是第几次了，你骗我见这些极品奇葩，我审美观都要毁了你你知道吗？我现在看到个身高过了一米七的都觉得是人间极品。我以后嫁得不好你负责吗你？”

“你要嫁得不好只能说明这个世界上的男人还是有眼光的，和我没什么关系。”

“左衡娇，你爹妈真是取对名字了，又作又横又娇。”周尽欢捶胸顿足，“我到底是作了什么孽认识了你！”

“别这么说啊。”左衡娇安慰周尽欢，“我还是帮了你不少啊，你想想，以前你对着男人只说三个字就开始结巴，现在你都可以说六个字了，所以说这种渣男疗法是有效的啊。”

“……”周尽欢无语凝噎，“你也好意思说。”

左衡娇厚颜无耻地笑着，周尽欢懒得理她，低头就餐。

这是一家很西式的 café，除了咖啡还带餐点，是附近白领上班族午餐的首选，来往的客人一直络绎不绝。

周尽欢背后的卡座似乎来了新的客人，周尽欢听见了落座的声音。

窸窸窣窣一阵过去，一个女人点完餐，一道低沉又很有磁性的男声响起。

“一杯蓝山，请用虹吸壶，水温控制在九十二度，咖啡豆磨好不要超过十四克。”男人应该是正在看菜单，纸张翻阅发出沙沙声，声音很小，显得彬彬有礼又很绅士，他不卑不亢地吩咐，“澳洲雪花牛排，全熟，绝对不能见血，谢谢。”

周尽欢一边切着肉一边小声嘀咕：“一个男人屁事这么多，矫情。”

左衡娇压低了声音说：“人家这是讲究生活品质，谁和你似的喜欢用筷子吃牛排，还得蘸辣椒酱！”

周尽欢撇撇嘴，“和你们这些没有品位的人没法沟通。老干妈，真女神。”

左衡娇放了刀叉，眼珠子一转，突然伸长了脖子凑近周尽欢，小声说：“和你背对背那个男的，身高一米八加，穿衣品位很好，脸我刚才也看到了，一个字——帅。刚还和那个女的自我介绍来着，应该是来相亲的，你要不要去截和？”

周尽欢白眼一翻，“我这种牛排恨不得吃五成熟茹毛饮血的人哪配得上人家？不用了。”

左衡娇见周尽欢如此消极，立刻用手压下她的刀叉，“你有没有一点儿自信啊！”

让你上你就上！practice 你懂不懂啊！”

左衡娇正说着话，周尽欢就听见那个男人低声轻笑了两声。不知是听见了她们的动静，还是和那个女人说了什么有趣的事。周尽欢只觉得连笑声都十分悦耳，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她心脏之处挠了挠，又痒又酥。

他整个人似乎往后靠了靠，虽然隔着沙发的靠背，周尽欢还是能感觉到他的重量，这种雾里看花隔一层的接近让周尽欢有些紧张地挺了挺背。

他语气自然地对那个女人说：“今天体感温度二十八度，你这层层叠叠的穿法不热吗？”他啧了一声，“对不起，我做任何事都习惯简化，恕我直言，你并不适合这样的打扮，目测你应该不到一米六，穿这种裙子会显得你腿短且突出你驼背的问题。尤其你的围巾搭得很失败，让你看上去像一只移动的骆驼。”

男人的话引得周尽欢扑哧一下就笑出了声。与周尽欢的欢乐相反的，是那个相亲女孩的羞愤。

那女孩终是忍不住了，饭都不吃了，噤里啪啦把男人数落了一遍，末了说：“听说你是相亲困难户，之前还觉得奇怪，硬件挺不错的怎么就困难了，现在一见才真的懂了，就你这情商，这臭嘴，我看你就一辈子打光棍吧，别出来祸害人了！”

男人被骂了也不生气，只有理有据地回答：“以化简原则来说，一个人生活是很好的选择。我并没有一定要结婚的想法。”

“希望你得偿所愿！祝孤独一生！”女孩啪一声拍了一把桌子，转身走人。

周尽欢终于忍不住好奇回头看了一眼正在离开的“移动的骆驼”，果不其然，正如那个男人说的，女孩并不适合这种文青穿法，显得不伦不类，但有时候实话说出来就显得太过难听。尤其是对女孩外在的评价，那就是不能碰的雷区。

很显然那个女孩是精心打扮了的，被这么评价真是太虐了。

左衡娇拉长脖子看着女孩离开了，又回过神和周尽欢说：“你不是一直想试试自己的搭讪水平吗？去试试吧。挑战高难度才显得你水平高。”

“你确定去搭讪这个人不是自虐吗？”

“被虐了也能原谅他，对帅哥，我们总是多几分宽容之心，你也懂的，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周尽欢啃着不锈钢叉子想了想，也没走心，就说：“你说得对，练手还是不能找真喜欢的，不然练失败了是双重打击。”周尽欢抿了抿唇，突然生出了几分大义。

“去吧，皮卡丘！”左衡娇送出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鼓励。

就这样，心理障碍已经七八年的周尽欢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

周尽欢一口干掉了桌上的一杯卡布奇诺，甜腻腻的味道从口腔一直滑入喉头。趁着这股疯劲儿，周尽欢缓缓站了起来，僵硬地转身，两步走到那个男人面前。

因为紧张，周尽欢觉得耳边似乎有风呼呼刮过，心脏怦怦的简直要跳出胸口。她紧张得高昂着头，虽然已经站在了那个男人面前，却连看都不敢看那个男人的脸。与方才和左衡娇谈笑风生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

“你好……请问……你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吗？”周尽欢闭着眼睛，结结巴巴地开口。

周尽欢闭着眼睛等待着男人不留情地羞辱，却不想那人始终一言不发。

让人尴尬的死寂使周尽欢忍不住睁开一只眼偷看了一下。

眼前的男人短短的头发自然竖起，简洁又很有型；很有味道的五官让他看上去帅气又有魅力；穿衣品位也非常不错，白色衬衫，米色休闲裤，不乱穿就不出错；身上没有多余的缀饰，只戴了一块手表，但这并不影响他干净的气质。

男人沉默地看着周尽欢，倨傲的眉眼夹杂着几分困惑的表情。但周尽欢已经没有闲心去分析他表情的含义。

这个男人确实非常符合周尽欢的审美，完全就是她的理想型。

如果这个男人不是叫那个名字的话……

“宋演？！”周尽欢突然瞪大了眼睛，声音也不自觉地高了八度，“怎么是你？！”

“我们认识吗？”宋演若有所思，轻启薄唇。

周尽欢觉得胸口一闷，想想也没必要逼他想起什么，只有点心塞地回答：“不……不认识。”

“不认识又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宋演上下打量一番后，问她，“你叫什么？”

宋演脸上明显是不相信的表情，周尽欢被他凌厉的眼神震慑住，愣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答：“皮……卡……丘……”

周尽欢觉得方圆百里似乎都陷入了一片死寂。她一时也忘了怎么反应，只直直盯着宋演。

宋演眯了眯眼，嘴角勾起一抹似讥似讽的笑意，慢条斯理地说：“你这方式倒是新鲜。”

周尽欢一脸茫然，呆呆问他：“什么？”

宋演不紧不慢地抿了一口咖啡，姿势还是无比优雅。只是周尽欢此刻如在油锅中煎熬，实在没空欣赏。

“你是打赌输了么？”宋演顿了顿，又说，“五分熟茹毛饮血的人又怎么会来找全熟的人要电话？”

周尽欢没想到他别的没听见，就听见这一句，也有点尴尬，脸噌一下就红了。

其实周尽欢是个内心挺澎湃的人，在女生面前无比正常，就是和男生不行。和一般的男生都不行，更何况还是这么有渊源的人，她没落荒而逃已经是勇气可嘉了。

“你就说……给不给吧……”

宋演没想到周尽欢看着挺害羞，脸皮倒是挺厚，他微微笑，无比残忍地回答：“不给。”

他拿纸巾擦了擦手，也不再抬头看周尽欢，完全当她透明人一样。

周尽欢实在觉得他这副漫不经心又无比残忍的样子太过熟悉，竟勾得她都有了几分眼热。不知是回忆起了当初的事还是胸腔那口闷气憋了太多年。

周尽欢恼羞成怒，手一抬就举起了宋演面前的咖啡。

说时迟那时快，周尽欢还没泼呢，宋演已经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周尽欢的手。

咖啡左晃右荡，原本是准备泼宋演一个人的咖啡，最后溅了两人一身。

褐色的液体染得宋演的白衬衫完全变了颜色。反观周尽欢，一身深色衣服倒是一会儿就没了痕迹。

宋演一脸嫌弃，眉头皱了皱，也不理会周尽欢，只自顾自拿起桌上的纸巾擦拭。擦了半天没擦干净，他干脆解了纽扣把衬衫给脱了。

一块块结实而精瘦的肌肉让周尽欢一时也忘了仇恨，只傻愣愣地看着宋演。

那件被染得和抹布一样的白衬衫就这样被宋演给抛弃了。他结完账后拿起自己的钱包起身就要走。

“等等。”周尽欢叫住了他。

宋演脸色并不好，但还是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了她一眼。

这一眼把周尽欢看得更是七荤八素，要说什么也忘了，话到了嘴边变成结结巴巴的一句：“你裤子也脏了……要不要……也脱下来……”

宋演眼神锐利如刀地射了过来，周尽欢吓得往后一缩。

周尽欢的意思是，不脱的话一会儿会把车坐脏了……她也是看到他的车钥匙是好车才好心提醒……

在众人热烈的注视之下，宋演就这么大摇大摆赤膊走了出去。

主要还是身材好得有点过分了，不然也不至于把这么狼狈的样子走得如此风骚。

可惜还是一如当年讨人厌，这人真是白瞎了这么优质的硬件条件。就他那招人喜欢的个性，真是能辐射到方圆百里的。

“弄啥咧？”左衡娇手上捻着宋演随意丢弃的衬衫，一脸激动地凑了过来。她老毛病还是改不了，一激动就会说她的家乡话，和她美艳的外表非常不搭。

“演偶像剧呢？”左衡娇啧啧看着周尽欢。

懒得和她贫，周尽欢郁闷地坐回原本的位置上。她点的餐已经完全冷掉，牛肉也变得不好切了。

周尽欢想，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忘了看老皇历，不然怎么就那么走运，一天遇

到两个奇葩呢？

左衡娇一边吃着沙拉，一边兴致勃勃地问东问西：“那个男人你是不是认识啊？”

“嗯。”周尽欢塞了一块冷掉的牛肉进了嘴巴，竟然觉得牛肉硌得她牙有点疼。

“怎么认识的啊？”

周尽欢手上的动作停了停，也没有抬头，只平静地回答：“大学同学。”

“真的假的？”左衡娇惊讶道，“你存在感也太低了吧！大学同学也没几年啊，居然都不认识你了。”

“他读书的时候就这样。”周尽欢脑海里涌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最后只说，“当年我年少无知，曾经喜欢过他。”

“真的假的？！”左衡娇一脸激动，两眼几乎都要发光了。她还没开口八卦，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不对啊，我记得你不是这么多年就喜欢过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还把你拒绝了，你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得上这怪病的吗？敢情你不只喜欢过那个人啊？”

周尽欢觉得嘴里的牛肉越嚼越硬，最后生生咽了下去。她十分不想承认但还是承认了，“就是他。”

“弄啥咧！”左衡娇脸色立刻变了，从一脸八卦看好戏的表情变成义愤填膺，“那你怎么就让他这么走了！他妈的得让他负责！”

“怎么负责啊？”周尽欢自嘲一笑，“都这么多年了。”

“把你娶回家啊！”左衡娇一脸义正词严，“他造的孽就该他来赎罪。”

周尽欢想到那个人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轻叹了一口气，“得了吧，不用再见他我已经很感激了。”

“怎么就算了，也太过分了！都害人家姑娘得病了，居然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也太伤自尊了！”

……

拜左衡娇一直不依不饶喋喋不休所赐，那天晚上，周尽欢竟然梦见了宋演。那个这么多年都不曾出现过的人。

寒冬的午后，开着暖气的图书馆，灯光明亮得如同舞台。宋演紧皱眉头，低垂着眼睫毛看着桌上的习题册。那认真的侧脸完美得可以拓印成金币。他骨骼分明细瘦有力的手握笔，笔尖触碰纸张发出沙沙的声音，一笔一画都十分有力。

他一边解着复杂的公式一边还不忘骂她：“你到底吃什么长大的怎么能这么笨？到底要教多少次才能懂？就你这种水平到底是怎么混到大学来的？不要补习了赶紧退学吧！”

他越骂越生气，最后瞪着她说：“我真想找把刀把你脑子剖开看看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宋演瞥了一眼周尽欢买来的还冒着热气的饮料，冷哼一声，自问自答：“珍珠奶茶吧。”

少女的心事总是诗，即使被这样不留情面地骂着，周尽欢还是觉得心里暖暖的。那一刻，她只在心里默默地说：“真的没有空余的位置了，满满只装了你。”

周尽欢从梦中醒来才发现自己居然可耻地哭过了。没想到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她还是会哭。

大约当年真是被他伤了感情也伤了自尊了。

一副颓丧死狗的样子起床，这才发现镜子里的女人黑眼圈比眼睛还大。年龄的压力和容貌的变化让周尽欢忙把那些愁绪抛到了脑后，拿起那些卖得比血还贵的护肤品在脸上涂涂抹抹。

化完妆，武装完毕，周尽欢看了眼时间准备去上班，临走前发现厕所里多了一样东西——宋演的衬衫。不知道昨天是怎么脑抽了给拿了回来。

已经干掉的衬衫花了一片，皱成一团。周尽欢看了一眼，撇撇嘴把衬衫丢到马桶的水箱上面。

从现在起，这件衬衫的使命就是当抹布了。

想到衬衫的主人，周尽欢竟觉得有几分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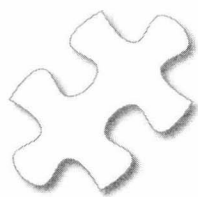
反正见不到人了，蹂躏蹂躏衣服也是好的。

• Chapter 2

第二章

我要交男朋友

.....
总归还是要向前看。
不管过去那场暗恋怎么失败，
.....



周尽欢在江北大学学的金融，毕业后留在了江北，当时正好租了左衡娇的房子，两人成了室友建立了友谊。之后几年在左衡娇的带领下，混得只能用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糟”。

家里多次催她回家，她没闯出个名堂也不好意思，后来经姨妈介绍进了四户通路这家久盛百货，为了上班能近点搬了家，这才和左衡娇分开，正式开始独立发展。

之前她一直在财务部工作，给公司的同事们发发工资，管管报销的那些事儿，和她的专业除了都是和数字打交道以外就没什么关系。

四户通路久盛百货是霍氏集团旗下的产业，也是集团里营业额最低的百货公司。四户通路久盛百货的这栋大楼倒是充满了传说。

不知是巧合还是真有风水问题，这栋大楼在久盛百货进来之前曾三度历经火灾。第一次大火烧掉了曾经创造了销量传奇的销品百货；第二次大火终结了亚洲大酒店的一时辉煌；第三次大火毁灭了建设中的南星航空办公大楼。至此，这栋大楼成了江北街头巷尾的谈资，一放便是四年，最后是霍氏大胆接手。

久盛百货外墙上贴了一排镜子，据说是请来的香港风水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反正从建成至今还没有发过火灾，姑且算是有用吧。

因为营业额太低，前不久市场部经理辞了职，听说营销部经理也快顶不住压力了，于是乎位置就这么被空了出来一直悬着。

周尽欢自己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明明人缘也一般，却在最后以绝对的高票被推选成为新一任的市场部经理。

直到她升职搬了办公室她都没想起来到底是什么时候递的申请，但她没有太过纠结于这些细节。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为了治愈结巴，事业爱情一把抓，周尽欢也算是拼尽全力了。

早上上班就觉得公司里气氛有些不对劲，一贯比较随意懒散的管理团队今天出奇的守规矩，连迟到的人都没有。

周尽欢拎着包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途经总经理办公室。

之所以要特别表述这句话，是因为周尽欢在路过的时候，突然发现总经理办公室外面的名牌换了。

周尽欢认真地看了一遍，上面写着：YAN SONG。

“新来了总经理？”

总经理换了，总秘却没有换，她一直瞧不上周尽欢，趾高气扬地说：“你到底有没有上班？上周不是就给每个人都发邮件了吗？”

这一周周尽欢都在尽力解决人生大事，自然是没注意公司的邮件。

“新经理叫严松啊？”

总秘对着周尽欢白眼都要翻到外太空了，她没好气地说：“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土？不知道英文里会把姓氏放在最后吗？”

“也不是英文啊，这不拼音吗？”周尽欢小声嘀咕。

她也没有兴趣一直在总秘这儿自找没趣，正准备走人，突然脑中灵光一闪，整个人惊得打了一个激灵，赶紧又退了回来。

“新总经理……该不会叫宋演吧？”周尽欢瞪大了眼睛，心里默念着不会这么巧吧……

“你盯着我的名牌看什么？”一个刻薄得有些熟悉的声音自背后幽幽传来。

周尽欢瞬间就察觉到了那种无以名状的压迫感。她头皮发麻，僵硬地转过头去。果然就是那人，那事，那景。

“总经理……”

宋演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他个子高，看周尽欢完全是以鄙视惯用的俯视角度，嘴角勾着一丝意味不明的笑容，让周尽欢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呵呵……”周尽欢尴尬地干笑了两声，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想好的马屁拍出来却有点不顺利，毕竟口条还是有很大的障碍，“没想到，你这么英……”

“阴？”宋演阴恻恻一笑。

“英明神武……的人……”周尽欢憋了半天终于把马屁给憋全了，“会成我的领导……”

宋演对她这么努力的奉承置若罔闻，只淡淡扫了一眼周尽欢胸前的胸牌，“周尽欢，市场部经理？”

“是。”

宋演若有所思，盯着周尽欢半晌才得出结论：“你结巴？”

周尽欢自然知道市场部经理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赶紧否认，“不是，不结巴。”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重复一遍。”

听着宋演用他那充满磁性的声音说着绕口令，周尽欢只觉如临大敌，嗯嗯啊啊半天没开口说一句，最后只求饶地看向他：“何必啊经理？”

“重复。”宋演还是那样铁面无私。